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二十八回 馬永貞臺前工獻技 胡寶玉眼角暗傳情

且說寶玉自恩特去後，無人陪伴，日夜愁悶異常。始而想及月山，擬欲重尋舊好；繼而聽魯卿講起永貞之事，又欲另訂新交，但未知永貞的品格如何，相貌如何，必須一睹其面，以定去取。倘他是個有才無貌之輩，縱力如虎豹，勢若蛟龍，而性等豺狼，醜同獐鼠，怎識溫柔風味？安知繾綣恩情？即不然，惡狠狠的臉膛，勇糾糾的態度；或別起雙眉，現出一團殺氣；或圓睜兩眼，自誇八面威風；或面白而怪肉橫生，絕非善類；或膚黑而雄筋畢露，宛似兇神；令人見之心寒，談之色變。這樣的人，怎敢與之相處，效那鸚鵡鵲之歡呢？雖他年當少壯，不同海外虬髯，然性太剛強，難締衾中鴛侶，反不及黃鬚碧眼，尚能知惜玉憐香。設永貞是這類人物，倒不如熄滅了這個念頭，割斷了這條腸子，另尋主顧的好。所以寶玉急欲一見，恨不得夜了就天亮，天亮了就夜，馬上到了念五，省得時時刻刻的疑惑著他。這都是一相情願的主見，白費他晝夜的單相思。此係未會面時妄想。及至既會面後，如果看不上眼，倒也丟開手，不放在心上了。倘使合了己意，亦未必能立成美事，又要千方百計，想那弔膀子的法兒了。容易起來容易，萬難起來萬難，斷沒有定了日期做的。今寶玉色慾迷心，專在偷漢上留意，且是媚人的慣家，故一聞魯卿的話，巴不得聽了見，見了就定，定了就成，彷彿自己拿得穩的。無如相距尚有三天，究不知怎樣一個人材，難以預料，胸中只在那裡盤算。所以秀林與他閒話，他翻到牀上去睡了。及至明日午後，有幾個客人來碰和，也談起念五晚上要去看永貞演技。寶玉便問眾位可曾見過他的面，那知眾客之中，有一個善於說謊的，雖夢兒裡也沒有會過，卻信口開河的捏造幾句，說得永貞身高一丈，膀闊三停，頭如麥斗，面如烏金，眉如板刷，眼如銅鈴，鼻如大蒜，口如血盆，耳如蒲扇，拳如醋鉢，燕頤猿臂，虎背熊腰，儼然天上一位凶星惡煞，真是世界一條英雄好漢。這一套話，好像講了一段大書，那有半些兒影蹤？其時又有一客因其說謊，說：「寶玉，你不要聽他嚼蛆，世上焉有這樣的人？我雖沒有會過，卻據別人傳述，永貞的身材相貌與尋常的差不多，何嘗有什麼異相呢？」寶玉聽了，將信將疑，但知他二人均未會過，無非說瞎話罷了，也不再問，知非親自目睹不可。故待眾客去後，其始猶未免狐疑亂猜，既而同阿金等閒談，忽然轉了一念：「我何必如此太癡？轉瞬念五夜間，就可與斯人相見，犯不著空費神思呢！」寶玉此刻能暫時丟開，也不向別人細問，便不覺日子長了。

然到了念五那一天，絕早起身，阿金、阿珠伏侍他洗面梳頭。先把前劉海刷得燦光滴滑，然後將珠翠插戴整齊，再拿鏡子前後照了幾照，方才停當，足足打扮了兩個時辰。聽鐘上敲了□二下，用過午餐，即命相幫去叫了一部時式橡皮輪馬車。約摸到兩句鐘，寶玉身上換了一件大紅摹本閃金牡丹花的灰鼠皮襖，下面穿一條寶藍摹本閃銀花的褲兒，外繫大紅縐紗繡花百摺裙，一雙大紅緞子花鞋，打扮得紅人兒一般。等阿金、阿珠換好了衣裙，方一個提了銀水煙袋，一個拿了貂皮手桶，跟隨寶玉下樓，至門外一同上車。交代馬夫去處，馬夫即把鞭兒一揚，韁兒一拉，那馬放開四蹄逕向英大馬路而去。先往東首耀華照相館門前停下，寶玉等三人進去，合拍了一個小照，是八寸頭的。又各拍了一個五寸頭的，方從耀華出來，再上車向西邊疾馳。不消兩刻時辰，就到了味莼園，吃了好一回茶。直至夕照西沉，遊人盡散，始整歸鞭。兜了兩個圈子，寶玉覺得腹中有些饑餓，即在四馬路萬年春吃了一頓小菜。

其時鐘鳴八下，曉得戲要開演了。就此到丹桂戲園，下落車沿，自有案目在前引領，至樓上第三個包廂內坐下。幸得方才預先定了，不然，今夜人山人海，那裡還有坐處呢？寶玉等三人坐定，案目擺上四隻點心盆子，派了一張戲單，自去招呼別的主顧了。寶玉先將戲單一看，原來前頭是五齣戲，做過之後，方是永貞獻技，尚有好一回等待。雖臺上已演過一齣，卻是敷衍了事，無甚好看，故向著對面隔壁的包廂內細細探望。見今夜同行姊妹來得不少，如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昭容等幾個有名的，大約都在此間；還有一班熟客以及認識的人，也不計其數。寶玉因有曖昧心事，所以並不招呼他們，恐防礙眼，只做不曾看見，側轉身子，單向那臺上觀劇。少停阿金用手將寶玉一拉，說道：「大先生來前哩，對過第四個包廂裡向，月舫小姐搭仔黃芷泉、顧芸帆幾化人一淘才來格哉呀！」寶玉廂裡向，月舫小姐搭仔黃芷泉、顧芸帆幾化人一淘才來格哉呀！」寶玉道：「俚篤一淘，關倪啥事？要起勁煞哉？倪看倪格戲罷。今夜熟格人多，招呼勿得一招呼勒海。」阿金答應。阿珠也問道：「臺浪格出啥格戲介？啥落馬永貞還勿出場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馬永貞亦勿是戲子，俚是拳教師練本事呀，自然勿出場來。故歇格齣戲名堂叫《雙獅圖》，啥才勿懂格介。」阿珠正要回答，見《雙獅圖》裡個薛蛟，兩隻手舉起兩隻石獅子，又問道：「格兩隻石獅子如果變仔真格，倒有好幾百斤篤！勿知馬永貞阿拿得起？」寶玉道：「馬永貞格本事，奴亦看見歇，哪哼曉得拿得起拿勿起嘎？奴請問哉，還是自家看罷。」於是三人都不言語，只向臺上凝眸觀看。

做過了一齣，就是第五出《劍峰山》了。內中做金眼雕邱成的角色，即曩時寶玉與楊四來看的黃月山。因今晚仍演此戲，觸動了寶玉的心，見月山依然英氣勃勃，不讓當年，更懊悔與他割絕交情。況前兩天本想及他，不過難向阿金啟齒，托他重訂舊盟罷了。惟今夜專誠來看永貞，永貞如能勝於月山，自然不必說；倘月山勝於永貞，到底還是熟門熟路，尋那老主顧的好。

胡寶玉想了一回，戲已做畢，鑼鼓寂然，該是馬永貞出場了。斯時萬目齊視，但見門簾啟處，走出一位長大漢子，身高八尺，不肥不瘦，面色白中透青，兩道劍眉，上插鬚邊，一雙虎目，不怒而威，鼻雖正而惜乎少肉，口雖方而微嫌露齒，耳雖大而輪廓欠混，肩平背厚，膀闊腰圓，年紀三旬以外，海下無須，洵有英雄氣概。但他皮膚太板，腦後見腮，透出幾分凶相，是個反面無情之輩。今帶著五個徒弟從戲房中走將出來，大眾都曉得就是馬永貞了。頭上並不戴帽，拖著一條大辮，身穿一件元色密門鈕釦短襖，二藍兜襠叉褲，外罩醬色一口鐘，薄底快靴。手下的徒弟們也是一色的短襟窄袖，與戲中打扮不同，都跟著師父在臺前站立。永貞把手一拱，向臺下宣言道：「在下馬永貞，山東鄆城縣人，路過貴地，蒙園主敦請，邀在下登臺獻技，試演七天。並非在下誇口，□八般武藝，以及各種拳法，件件皆能。倘有一些不好，請看官們休要見笑。」說罷，將身退下，把那件醬色一口鐘卸去，盤好了發辮，又說了一聲「獻醜」，登時握拳舒腿，施展生平的本領。不慌不忙，進退疾徐，騰挪躲閃，變化離奇，往來跳躍，上下盤旋。有一篇短贊為證：

捷若靈猿，脫如狡兔。猛類爬山虎豹，勢同出海蛟龍。這一拳叫黃鶯圈掌，那一拳名黑虎透心。上一路是霸王敬酒，下一路是方朔偷桃。騰挪時彷彿大鵬展翅，躲閃時依稀怪蟒翻身。兩手分開，幾等脫袍讓位；雙拳合抱，還疑御帶圍腰。有蘇秦背劍之名，效美女解衣之勢。腳尖飛起，無殊獨立金雞；頭上揮來，不啻朝陽丹鳳。正是：巨靈孤掌分華岳，羅漢拳拳羨少林。

永貞練完了一套，又打了一套羅漢拳，氣不喘促，面不改容，不愧有真實的工夫，與尋常花拳繡腿判若雲泥，引得樓上樓下的看客，無論懂與不懂，莫不高聲喝采，鼓掌如雷。

不言眾人贊好。單說胡寶玉自永貞出場後，目不轉睛的觀看，但燈火之下，究難真切。見永貞氣象軒昂，身材長大，果是一位壯年豪傑，卻未瞧明他的凶相，故有幾分愛慕。及看他練了兩趟（蕩）拳，雖是門外，不識他的好處，然真實工夫，究竟兩樣，覺得黃月山、楊月樓等武角要想比起他來，連影蹤兒都沒有。所以，寶玉一雙俏眼，更有垂青之意。其時永貞練過了拳，又命徒弟們各練了一套，自己略積了一積力，方取過一口單刀，連柄足有三尺多長，分量比戲班裡用的真刀要加兩倍，執在手中，抱著至臺邊站定，正欲擺開架勢，施展單刀的門路，猛抬頭向上一望，見那邊第三個包廂內，坐著一位妖嬈美貌的婦人，打扮得非常濃豔：頭上梳著極濃極厚的前劉海，聳起了二三寸，覆在額間；面上胭脂拍得緋紅；身上穿著大紅閃金的皮襖，下面卻看不見，另有一種特別的樣兒，知是上海有名的妓女。然此時正在那裡演藝，無暇細看，即把單刀向外一順，趁勢將身子退後幾步，展開解數，舞將起來。其始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一刀緊似一刀，尚見他的人影；舞到後來，但聽得呼呼風響，人影全無，望去如一團白雪，看來如滿樹梨花。昔人有詩贊之曰：

霍霍刀光撲面寒，儼同霜雪舞成團。
英雄獨具驚人技，不與優伶一例看。

舞畢，臺下又是一片聲喝采，即寶玉亦不覺失聲叫好。此際永貞覆喚眾徒弟各各獻技。或使刀劍，或弄槍棒，一個個爭奇鬥勝，共盡其長，也有一刻多工夫。永貞借此歇力，再向那包廂內仔細睜瞧，略覺有些面善，好像見過一次的。然前回書中，既未一言道及，豈不是做書的漏洞嗎？不知永貞實未見過寶玉，何以覺得有些面善呢？其中卻有個緣故。前兩天，永貞到維忠家裡去回拜松三，講起上海各處風景，說及北里中許多姊妹花，現在當推胡寶玉為巨擘。永貞便問寶玉怎樣一個容貌，松三即取出寶玉照片，與他看了，故此好像會過的。起始尚未看清，既而仔細睜瞧，又定神想了一想，方記得前天看照之事：「分明包廂裡坐著的，就是香名鼎鼎的胡寶玉。據說他頗多積蓄，最擅風騷，從前結交過本園的黃月山、楊月樓、□三旦等諸名伶，耗去不下一二千金，視銀錢如糞土。我苟能與他妍識，倒是一個騙財的好機會。況寶玉向我頻頻顧盼，諒必看中了我的人材，故爾眼角傳情，微微的笑轉秋波。我何不到了明天，獨自闖入他家，看他怎生待我？如或裝腔做勢，拒而不納，我不妨用強硬手段威嚇他一番，不怕他不從我所欲。」可見永貞這個人，外貌雖有英雄氣概，其實不脫盜匪本來，故空具這一身武藝，不獲做國家棟樑，辜負了畢生志氣，只落得風塵困頓，奔走江湖，都為著愛色貪財所誤。前者不還忠溪之馬，勒索多金，即此可見其為人。而且私拳變童，最愛龍陽，幹那沒廉恥的事，如何算得英雄豪傑？所以後日遇仇被害，如遭別足慘刑，身亡名裂，憐惜無人，皆由貪欲一念，把一位頂天立地的漢子，斷送做異地冤魂，曷勝浩歎！不然，照這樣的本領，願向軍前效力，不但由千總而薦升守備，即位至提鎮，像畫雲臺，亦不難指顧而得。縱不幸戰死沙場，歿於王事，未享林泉之樂，然朝廷自有恤典，青史名標，亦足以流芳千古。乃永貞計不出此，嗜小利而忘大害，致蹈殺身之禍，豈非死得輕於鴻毛嗎？此係後話，又非正文，且慢嘵嘵細表。

再說永貞手下幾個徒弟練完了刀槍棍棒，又向永貞請示。永貞剛正轉罷念頭，即叫徒弟取出五□張厚瓦，放在堂臺，親手將三□張瓦堆好，另換一個大徒弟過來，把頭睡在上面，當作高枕一般，再將二□張瓦蓋在他的頭上，然後向眾宣言，說明敲瓦的法兒只准碎中間四□八張瓦；頭上第一張及底下末一張，不許損去分毫，方算本領。說畢，舉起拳頭，將瓦敲了一下。果然第一張瓦絲毫不破，再揭以下的□九張，卻張張分作兩半。大徒弟將身立起，又揭做枕的三□張，只剩末一張完好，其餘比刀劈還要整齊些。眾人喝采不迭；復看大徒弟的腦袋，不要說浮皮沒有擦去，連紅都沒有紅，又贊了一陣好。永貞命將碎瓦搬開，扛取那副石擔過來，兩頭比磨盤還大，其重足有六七百斤，擦在地下。永貞將左腳挑起，接在手中；舉過自己的頭，轉了幾轉；又在背後盤了幾個背花。見他毫不費力，如舞棍棒一般。昔人也有詩贊之曰：

隻手能將石擔挑，拔山舉鼎力偏饒。
如何不作擎天柱，甘把英雄壯志消。

眾人見永貞如此神力，一個個咋舌稱奇，同聲贊美，怪不道有名的黃鬚鬚敵不過他，原來他的力量果然出類拔萃，真不愧「萬人敵」之稱。即寶玉與阿金、阿珠等，也在那裡歎賞不置，說起做戲的黃月山，究屬是花拳繡腿，不過外面好看罷了，如何有這樣真本事呢？

阿金聽寶玉的口氣，已知寶玉的心事，便湊趣道：「剛剛俚格徒弟練本事格辰光，俚抬起仔格頭，一雙賊眼烏珠對仔骨溜溜相仔半日篤，阿曾看見嘎？」寶玉點頭不答，暗想：「永貞有此神力，必定是一員驍將，精通牀上的工夫。況我向他眼角傳情，他亦屢屢的看我，決非無意。但恐他不知我的姓名，又不好去告訴他，邀請他到家裡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既而一想：「他若是多情之輩，必然向人尋問。好在我的名兒很大，且大家都認識我，斷無不知之理。」想到這裡，還恐永貞不肯上鉤，再將那勾魂奪魄的一雙桃花色眼對著永貞迷迷齊齊的微笑一笑。卻巧永貞舉過了石擔，剛正走到臺邊，要想告眾收場，見了寶玉這副情景，怎不會意？也回答了一眼，方向臺下看客們說了幾句收場話，將身退下，帶著徒弟走進戲房去了。

其時已有□一點鐘，雖尚有一齣送客戲，那個還要看呢？霎時紛紛散去。寶玉等人散了一大半，即帶了阿金、阿珠下樓出園，上車而歸。到家後雖仍想念，卻與昨晚不同，以為枝成連理，花放並頭，實指顧問事耳。正是：

方擬同衾偏膽怯，竟成畫餅把饑充。
未知永貞可曾到寶玉家來，是否有染，都在下回注解。